

# 高腔鼓师柳如松

如歌岁月 □柳字节

我的老家安徽省岳西县,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岳西高腔的起源和传承之地。我的外公是一名高腔鼓师,能鼓会唱,方圆几十里,提起“鼓师柳如松”,无人不识。

我从小在外公家长大,随母姓,深受外公疼爱。记得儿时,外公常在床沿敲着鼓板,哼着小调哄我入睡,演出也常带上我。从小耳濡目染,我对岳西高腔情愫深重,很想把记忆片段整理记录下来,数年未能如愿。

岳西高腔,原本叫高腔,因盛行于岳西而得名,其前身是明代风靡天下的青阳腔,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一开始,岳西高腔表演形式是“围鼓坐唱”,多由塾师传授、文人传唱,后在清代逐渐发展为职业性“登台表演”艺术。

不论哪种表演形式,高腔鼓师都是重要角色。特别是“围鼓坐唱”,六七名艺人围鼓而坐,各执鼓、钹、镣、锣、板等打击乐器,鼓板师领头,一唱众和。

据父亲回忆,外公能鼓会唱,但一般情况下,他只司鼓不唱腔。“我和你母亲订婚的那天,是农历大年初四,下了鹅毛大雪。”父亲说,那天外公特别高兴,酒后兴起唱起了高腔,手里拿着葫芦瓢当鼓敲,边敲边唱,“唱得真好,嗓音浑厚”。

除了唱高腔之外,外公还有两门绝活:一是他敲鼓的手,可以不停歇;二是他讲的故事,可以不重叠。

外公敲鼓,不择乐器。在田间干活歇息时,他用旱烟杆子敲锄头作鼓声;晚上在火炉旁温酒自饮时,他用指关节敲火炉木板作鼓声,偶尔还用盖壶洒壶作钹音配合;哄我入睡时,他会有节奏地拍打床沿哼小调。

外公的司鼓技艺是祖传的。祖上三代都是塾师,喜爱“围鼓坐唱”。外公随父读书学鼓,年少便有所成。外公十岁时,随父外出唱大戏,当众指出一老鼓师打错调子,老鼓师不依不饶,“你来打打看”。外公赤膊上阵,司鼓三通,分毫不差,技惊四座。

外公讲故事,特别精彩,声情并茂。记得他讲先祖明安远侯柳升的故事,时而豪情满怀,时而声泪俱下。“升公智勇双全,明成祖五征塞外,横扫燕北,驱北虏、荡倭

寇、平叛乱、征安南,勇冠三军,屡建奇功……”外公边说边敲,边敲边说,时而轻柔、时而激昂,说着说着,突然大叫一声:“可怜我祖升公最终舍身赴死,魂断安南,为国捐躯,可歌可泣。”

按照岳西传统民俗,红白喜事皆可高腔,锣鼓配乐不可少。其中,鼓师技术要求高,善鼓者少,最为吃香。外公佃农出身,胆小怕事,从不得罪人,也不敢欠租,那怕是灾年,也要先交租、后自留,常常粮食不够吃,幸有祖传手艺,才得以养家糊口。然而,同村农家婚嫁嫁娶,他都不请自到,免费出场。

解放前,因闻外公善鼓,国民党官员传话甲长,叫外公去县里唱戏司鼓。“有吃,有喝,有大洋。”“你看我病成这样,怎么能去?手足无力,走不了路,打不了鼓。”外公托病不从,因而获罪,被抓了壮丁,当挑夫、做苦力。

人言,吃一堑,长一智。外公则不然。有一次,邻镇深夜来人请外公为丧事配乐司鼓。外公见来人陌生,便问:“是什么人去世?”“红军婆子。”来人低声答道。“可是河沙滩上的?”“是的。”外公二话不说,转身就跟来人走了。

原来,国民党当局抓住一位红军家属,严刑拷打逼问红军下落无果,将其残忍杀害,尸体丢在河沙滩上。邻镇几个胆大的村民趁着月色前去收尸入棺装殓,连夜做法事,外公负责司鼓奏哀乐。后来,涉事人员都被当局查办,问了祖宗十八代,查了个底朝天。外公差点儿下大狱,后因他从不久地租,有东家作保,得以幸免。

岳西解放,全民联欢,乡村遍唱高腔大戏庆祝。外公所在的山村,鼓师只有他一人。大家都来找他商量,高腔大戏办什么样的规格。

“搭不搭高台?”  
“想搭高台。”  
“那就搭高台,唱他个三天三夜!”  
“还想起五猖(傩舞戏),打闹台(高腔配乐)。”  
“鼓条子(司鼓),我来打。”  
“那可是三天三夜啊,没人换你。”



舌尖上的童年 苗青/摄

“就我一人,不用换。”  
“粮食不多,怕不够吃。”  
“把腰带扎紧一点。”  
就这样,大家饿着肚子,勒紧裤腰带,唱了三天三夜高规格的高腔大戏。外公配乐司鼓,三天三夜没合眼。  
“总算天亮了,穷人的日子有奔头了。大家饿得前胸贴肚皮,却有使不完的劲,人人扯着嗓子吼,个个铆足劲地敲。”小时候,我常听外公回忆往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  
如今,我年逾四旬,外公过世20多年,这项祖传技艺,到了我们这一代变成“非遗”,令人唏嘘。所幸的是,岳西县成立了高腔传承中心,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,岳西高腔保护传承有力,重新焕发蓬勃生机。经过十余年发展,全县建立了民间高腔剧社十多个,培养青少年爱好者千余人。  
岳西高腔,后继有人。高腔之幸,鼓师之幸!

## 情系艾草香

心香一瓣 □徐斌

今秋,有位朋友打来电话,说我以前的学生开家艾灸馆,邀我去感受一下。我应邀前去做了一次干灸、一次暖足灸、一次腹部灸,并爱上了这个地方。  
受其恩泽,我在读书时,对艾草关注就多。  
民谚说:“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。”每至端午节之际,人们总是将艾置于家中以“避邪”,干枯后的株体泡水熏蒸以达消毒止痒,产妇多用艾水洗澡或熏蒸。有年妻子住院,做胆结石手术,伤口很久不愈合,医生叫她艾草熏伤口,后来渐渐好了。用艾条熏伤口以助愈合,就叫艾灸。在医院康复科,艾灸是主要治疗方法。

艾草还具有很强的穿透力,可以平衡阴阳、调理气血、疏通经络,具有治已病与治未病的功效。在做艾灸的朋友中,有人治愈了腿部神经损伤,由起居困难到能走能行;有人成功赶走失眠……我自己呢,左腿静脉曲张明显好转。  
艾草可作“艾叶茶”“艾叶汤”“艾叶粥”等食谱,以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。艾草也是一种很好的食物,在中国南方传统食品中,有一种糍粑就是用艾草作为主要原料做成的。即用清明前后鲜嫩的艾草和糯米粉按一比二的比例和在一起,包上花生、芝麻及白糖等馅料,再将其煮熟即可。还有青团。我的学生是春有年从北京寄给我吃,碧绿的颜色,特殊的香糯,令我感动。

艾还是生产印泥的原料。印泥的主要原料是朱砂、朱磬、艾绒、蓖麻油、麝香、冰片等调和而成。艾绒必须预先备制。取陈艾叶经过反复晒沤,筛选干净,除去杂质,令软细如绵,既成为艾绒,方可使用。细艾绒用放大镜一看,好像一堆小毛虫毛,干干净净,没有一点杂质。我有印章印泥,读到功用,又亲切了许多。

据说在北美、在阿德莱德都有艾灸群,有艾灸馆墙上书一行字:“让世界充满中国艾。”中国艾,中国爱,这个谐音极好。艾灸是个传统,是我们的国粹,假以时日,一定会发扬光大。

## 山药烧肉御寒冬

那年那月 □刘干

有一种家常吃法叫清蒸山药。它身上的褐色皮毛并不需要刮掉,淘洗干净后直接放到蒸笼上蒸溜,烂熟之后即可开吃。享用它的时候也不要任何辅料,去褐皮,露白身,入口粉糯,唇齿留香。这种香,是山药体内营养成分经过高温焕发出来的,是素面朝天、不加任何修饰的本色味道。

据说吃山药使人瘦形,对肠胃特别好,还能补脾胃亏损,治气虚衰弱、消化不良等症状,老少皆宜,十分养人。

相比清蒸,山药烧肉算是向上迈了一个新台阶。猪肉是大荤,山药是大素,荤素搭配,口味当然不言而喻。肉里嵌入山药,表里遍布了淀粉的颗粒,而不再油汪汪的腻人。山药渗透肉的油脂,使原本板结的组织更加松软滑嫩,从而增添了山药和肉的美味口感。

山药烧肉,对肉特别讲究。不带肥的纯瘦肉是不宜与山药一齐烧的。以淀粉为内核的山药,需要与肥肉做伴才能激发出其营养价值,山药没有荤油的挟持是活络不起来的。而对肥肉来说,满身的油脂挥发出去,需引入山药中淀粉来降服。  
素油烧山药当然行,但效果与五花肉不能比。素油与山药,没有内在的“热恋”动力,难以激发山药的甘美,吃起来很柴。

山药烧肉,又分白烧和红烧。白烧是指切片的山花肉焯过油之后,不放酱油,直接放水,煮开后再放山药,然后用文火煮,后半程放盐,收汁的时候再放少许糖提鲜。红烧是在五花肉焯过之后,先放生抽、蚝油,再放老抽,提鲜着色并举,加入山药和少许盐、糖,起锅时添些葱花或青蒜点缀,色香味俱佳。

肉汤泡饭是值得回味的美食。而山药烧肉是无汤可泡的,因为肉汤被山药淀粉吸收干净,变成粉糯浓稠、油亮可鉴的糕糊,浇在饭上,鲜香透顶。

小雪过后,寒潮袭来,气温断崖式下降,寒风吹得路人缩起了脖子。养藏防寒蓄阳气,食补是不错的选择。每天一顿山药烧肉,总能让暖意由内向外,让这个冬天回味无穷,暖上心头。

## 爷爷的记账本

致敬劳动者

我的想象里日渐丰盈起来,那是属于他的峥嵘岁月。爷爷的身上总带着一股劳动工人所特有的坚韧,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,我从未见他退缩过,包括前几年跟癌症搏斗、后切除一部分胃……几场大大小小的手术下来,他依旧面不改色,仿佛一切变故都只是人生里的微小插曲。他这份精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,有多少次面对生活的瓶颈,我咬着牙,依然昂着头倔强地走下去。

爷爷的遗物里有一记账本。上面按时间顺序有条不紊地记录着一项项收支,字体工整清晰且事无巨细,大到添置的家伙,小到去镇上理发的几块钱花销,全都记录在这巴掌大的本子里。身处和平年代的年轻一代,物质生活极为丰富,很少有人会这样细致地记账了。当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账本,带给我的震撼可想而知。说来惭愧,我

常在消费主义的浪潮里迷失自己,有着浪费的坏习惯。在我毫无顾忌地享受物质生活的便利时,爷爷却为买到更便宜的肉,骑车赶往十几公里的镇上。

一想到年少不知事的我,还为家人的过分节俭闹脾气,账本上的每一个字此刻就像一根根坚韧的刺戳在我的心上,让我羞愧得双颊通红,处在这样安逸的年代,从来不是我们选择挥霍和浪费的理由。

我也在这一刻明白,一切物质都将会被时间消磨殆尽,但这份节俭的精神将永远存留。

现在,这个有形的记账本被留在了家里,而我的心里更多了一本无形的记账本。  
(王晏南)  
(该文获安徽省首届“致敬最美劳动者”职工散文大赛三等奖)

## 守好“谭宣”

况味人生 □孙睿妍

“谭宣”,就不配做谭家人。”当时,他虽一知半解,但明白向来慈爱的父亲也有不可触碰的逆鳞。

父亲让他去砍青檀,观察其生长情况。时间在青檀细腻有致的纹理里悄然流逝。一天,父亲问:“你从青檀身上看出什么?”他不以为意地说:“不过是枝叶生长罢了,没特别之处。”父亲摇摇头,让他再砍一个月,何时明白了再来学造纸。他站在院中想了很久,不甘与困惑萦绕在心头。

父亲曾说,爷爷当年因拒绝给日本人造纸作画的邀约,死在了枪下。临死前,双眼紧盯着谭宣的匾额。

谭家是制纸世家,御笔匾额,素云宣进贡给皇亲贵胄。谭老爷爷为不同画家提供不同的制纸,如关中画家喜画秦岭黄河之类,便用青檀辅以竹枝,使得纸张硬挺,捞纸更要厚上三分,方能承托这磅礴山河。而江浙一带的花鸟画家多用素云宣,轻灵素净,方显画面之灵动。至于皇家御用,则在纸张中加入研磨成粉的云母和金箔,成纸后流光溢彩,金墨勾勒自成祥瑞之气。

然而,时过境迁,钢笔、圆珠笔和新的纸张取代了毛笔和宣纸,谭家的门楣冷清起来,只有旧熟的老书画家前

来照顾生意。

一月之期很快就要到了。有一天,他上山砍檀骤遇暴雨,山上的灌木草叶被雨水冲刷得四仰八叉,有些甚至拦腰折断。但青檀在风雨中岿然不动,青翠欲滴。他看得入神,一路欣喜地冲回家,大叫:“爹——我知道了!是扎根对不对?青檀在风雨中屹立不倒,仰不向天空献媚,俯不向泥潭低头,是顶天立地之辈!”

“你在一月期限的最后,给出了一个60分的答案,所以恭喜你,可以正式学制纸了。剩下的40分,自己悟吧!”父亲欣慰地说。

寒来暑往,老谭泡在纸坊里。累了,就去后山看檀树。几十载春华秋实,正如面前这一幕,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所有古籍和纸坊的钥匙,这里成了他的天地。父亲临终前,让他守好“谭宣”。

当儿子成年时,他把选择权交给儿子:是大学毕业走向城市还是回家子继父业。承宣,一如他的名字,回到了这方生养他的热土,把一腔热血献给传统文化。

“守一不移,择一事,终一生。”老谭念叨着,看向明月,眼中满是澄澈。如练的月华照彻的不只是院中薄如蝉翼的宣纸,还有千百年来徽州人血脉里的文气与匠心。

生活时刻

墨士 市井龙金国诗协会会员